前漢書

陳仁錫評

六十八之九

漢書門 類
二一三七 號
一八八 函
一四 架
四八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一三七 號
四八 冊
二七九 函
一六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7
冊數 48 34
函號 279 53

前漢 卅肆

昌平坂學問所
淺草文庫

前漢書卷之六十八

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師古曰中讀曰仲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師古曰縣遣吏於侯家供事也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廼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師古曰郊迎迎於郊界之上也先驅導路也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

後世傳奇者著
開目俱祖

淺草文庫

于此

事極繁亂文極徑捷

過脉似子長

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師古曰服音蒲北反）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師古曰宮中小門謂之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師古曰倢伃居鉤弋宮故稱之）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師古曰任堪也屬委也任音壬）

漢室大関

（屬音之欲反）上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師古曰不諱言不可諱也）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師古曰于天子所臥牀前拜職）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于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

所舉止此

爲光傳神千載如見

弟重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城師古曰蓋亦取鄉聚之名以爲國號非必縣也公孫弘平津鄉則是矣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師古曰郎右將軍王莽也其子名忽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師古曰財與纔同白皙疏眉目美須顊師古曰皙潔白也顊頰毛也皙音先歷反顊音人占反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

偉人

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師古曰恐有變難故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師古曰多猶重也以此事爲多足重也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晉灼曰漢語光嫡妻東閭氏生安夫人昭后之母也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爲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師古曰懷其恩德也

叙次有神采

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
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
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
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
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爲將軍有
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
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
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
興利伐其功師古曰伐矜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
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

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孟康曰都試也肄習
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又引蘇武前使
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
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反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
願歸符璽入宿衞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
欲從中下其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音胡稼反桑弘羊當與諸大
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
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
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

主聖臣忠千載一時

如此聖主何不百年

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亾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也屬耳近耳也屬之欲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云將軍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

大臣之才

宇內大計一言遂定若宋儒不知多少議論矣

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不沒其功）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示敞即楊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

大臣之識

色

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可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廼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矦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凡言鄂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愕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廼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

是大臣語當大任者不可無此忠誠

極紛擾忙迫中周旋鎮密

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
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
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
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
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
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
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師古曰卒
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自殺也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
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
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

其胸中筆下自有一副太史公非學太史公也

襦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盛服坐武
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
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
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師古
曰楊敞也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師古曰張子孺
度遼將軍臣明友師古曰范明友前將軍臣增師古曰韓增後將
軍臣充國師古曰趙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師古曰蔡誼宜春侯臣
譚師古曰王訢子當塗侯臣聖師古曰姓魏也隨桃侯臣昌樂師古曰姓
趙故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師古曰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
延年太常臣昌師古曰蒲侯蘇昌大司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

臣德師古曰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曰姓史也廷尉臣光師古曰李光
執金吾臣延壽師古曰李延壽大鴻臚臣賢師古曰韋賢左馮翊
臣廣明師古曰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長信少府臣嘉
師古曰不知姓典屬國臣武師古曰蘇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師古曰趙
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不知姓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
遷師古曰王遷臣畸師古曰朱畸臣吉師古曰景吉臣賜臣管臣勝
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不知姓也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大
中大夫臣德師古曰不知姓臣卬師古曰趙充國子也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

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
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
服斬縗師古曰典喪服言爲喪主也斬縗謂縗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緶音步千反亡悲
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
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喪服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素食義亦見王莽傳使從官
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
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
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
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王于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得令凡
人皆見言不重任也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

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師古曰之往也自往至署取節也朝暮臨師古曰臨哭臨也力禁反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俳音排會下還上前殿如淳曰下謂柩之入冢葬還不居喪位便處前殿也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鄭氏曰祭泰壹神樂人也孟康曰牟首地名也上有觀如淳曰輦道閣道也牟首屏面也以屏面自隔無哀戚也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衰絰而輦游于池言無哀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人內之于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屏面之言失之遠矣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塗牟首劉逵以為牟首閣道有室屋也此說更無所出或者思及逵據此輦道牟首便誤用之乎○劉攽曰輦道輦仁之牟首也予謂牟者岑牟也岑牟盛鼓角士冑即禰衡為鼓吏所著者鼓吹歌舞悉奏眾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廚故謂之廚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啗師古曰啗食也音徒敢反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鬭虎師古曰皮軒鸞旗皆法駕所陳也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廄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于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音布內反王離席伏尚書令

上讀再請入太后曰止一段妙絕

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 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師古曰以劉屈氂與戾太子戰加節上黃旄遂以爲常賀今輙改之 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于酒 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沔荒迷也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 師古曰趣讀曰促關由也 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 師古曰內入也令每日常入雞豚也 獨夜設九賓溫室 師古曰于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九賓解在叔孫通傳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

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 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爲旁午猶言交橫也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簿責以文簿具責之 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 師古曰更改也 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晉灼曰雋姓舍名也下有臣虞舍故以姓別之師古曰雋音辭兗反又音字兗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

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師古曰軌法也辟讀曰僻)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師古曰大雅抑之詩衛武公刺厲王也藉假也此言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長大而抱子矣實不幼少也)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師古曰五辟即五刑也辟音頻亦反)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絕之于天下也(師古曰襄王惠王子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繇讀與由同)宗廟重于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大祝以一大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宋祁曰西疑作四)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于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于遠方不及以政(廢放書名)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于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曰當

恁怨恁咎方是定大事識量

漢一立文帝而天下治再立宣帝而成中興大臣宰相可謂具眼

斷不斷反受其亂。師古曰悔不早殺光等也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

即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歛容禮下之已甚師古曰下音胡稼反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無一言及國事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爲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如淳曰典爲冢者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甲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梓

緊諸本作累

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緊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題湊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氏以爲楩木名非也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服虔曰在正臧外婢妾臧也或曰厨廐之屬也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並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蘇說非也樅音七庸反檜音工闊反字亦作栝東園溫明服虔曰東園處此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歛并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文穎曰輼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輼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輼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廐白虎駟以輼車駕大廐白鹿

讀此詔令光無愧色可爲偉人

駟爲倅師古曰輼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喪車耳輼者密閉輬者旁開牕牖各別一乘隨事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爲藩飾而令二名呼之耳倅副也音千內反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世

前半錄勳伐後半錄罪狀各極精采

班掾如宋刻名繪筆墨俱工

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師古曰與讀曰豫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師古曰善善者謂褒寵善人也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師古曰塋墓域也音營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服虔曰昭靈承恩皆館名也李奇曰昭靈高祖母冢園也文穎曰承恩宣平侯冢園也師古曰服說是也文李並失之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晉灼曰閣道乃通屬至永巷中也師古曰此亦其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也非謂掖庭之永巷也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

震世大臣于此不檢此所以譏三代大臣也

薦也以繡爲茵馮而黃金塗輿輦也韋絮薦輪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著音張呂反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晉灼曰漢語東閭氏亡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子都之名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

顯自爲淫亂不法乃責其子姓耶

光之專足以成震世之功亦足以釀滅族之禍若如伊如周能從心學上做起寧至

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耶師古曰間音居莧反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于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疾

顯亦奸人之傑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樹尾裂乃後世有學問者多腐無學問者多裂君子何以齊軌殷周

者冽音而极反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師古曰簿音步戶反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大義滅親何為不忍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故序于薨后光薨後語稍泄于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古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婿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群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

帝怒極矣賢者處此何以自解先掃盡祿位身家即免矣古人欲避熱于鑊湯鑪炭中豈庸人可辨

十七史師古曰言今何得復然也

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此二語霍氏禍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謂疏斥之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乎宣見禹恨望深師古曰望怨也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

借任宣絮語以述光事情景如覩

絮語如織令人不思太史公矣

功以此成禍以此成

中廷尉李种王平師古曰种音冲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師古曰即上所云少府樂成者也使者其姓也字或作史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皆光奴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音其羽反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

欲人不言不如勿爲

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常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反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

窮諸本作也

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師古曰曉星文者）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窮（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

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服虔曰光諸女自以于上官太后爲姨母遇之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師古曰知兒見捕不）亟下捕之（蘇林曰亟疾下捕之師古曰亟音居力反）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鴞惡聲之鳥也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其語亦見黃霸傳鴞音羽驕反）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

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前詔止勿捕此詔并發其事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師古曰事發而捕得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師古曰言共立意發之也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師古曰遂成也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類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

引徐生事作收意亦淡遠此子長法也

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師古曰右上也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音胡郎反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也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師古曰右上也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

霍氏之貴始于去病既多殺戮矣而光以盛滿承之後尚嚴刻天道好還族不亦宜乎

郎

翁一作翁

甚安近焉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音鉅靳反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
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于驂乘至
成帝時為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
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戶

金日磾字翁叔師古曰磾音丁奚反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師古曰休音許虬反屠音儲武帝元狩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
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
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
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師古曰昆音下門反召其王欲誅之昆
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
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
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
武帝游宴見馬師古曰方于宴游之時而召閱諸馬後宮滿側日磾等
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
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
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
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
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
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日磾
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于

寫武帝識別日磾處有法色

使光其此識見郎三代以上人矣

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
泣然後迺去師古曰鄉讀曰嚮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
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師古曰擁抱也日磾在前見
而目之師古曰目視怒也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
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
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
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
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
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

唱一作唱

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于殿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
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
又于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
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
羅亡何從外入師古曰無何猶言無故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
日磾方向廁而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
上師古曰置刃于衣褏中也褏古袖字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
曰趨讀曰趣嚮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
曰莽何羅反師古曰傳謂傳聲而唱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

此等作用讀書人未必能乃知古人自有學問所謂不學無術亦不在章句問也

觀日磾所為真傅陸良師

上恐并中日磾。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孟康曰胡音互捽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也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師古曰晉說是也捽音才兀反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師古曰忤逆也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秺侯。師古曰秺音丁故反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塋

讀此愈見輔少主之則

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即位。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牙。上書去妻。師古曰萌牙者言始有端緒若草之始生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祿勳。薨。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為秺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

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爲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師古曰與讀曰豫）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內霍氏親屬（師古曰禁止也門闥宮中大小之門也傳聲而止諸門闥也）封爲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諡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岑明皆爲諸曹中郎將常光祿大夫元帝爲太子時敞爲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爲騎都尉光祿大夫中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爲奉車水衡都尉至衛尉敞爲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師古曰臣下皆敬憚唯有天子一人亦難之）病甚上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爲託上詔岑拜爲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敞子涉本爲左曹上拜涉爲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衛尉舍（李奇曰輦綠車常設以待幸也臨敞病因拜子爲侍中以此車送欲敞見其榮寵也如淳曰幸綠車嘗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師古曰如晉二說是也）須臾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儉節諸儒稱之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哀帝即位爲奉車都尉至長信少府而參使匈奴拜匈奴中郎將（師古曰因出使匈奴拜爲匈奴中郎將也）越騎校尉關都尉安

因一作以奴下有故字閱下一有內恐衍文

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師古曰將亦謂中郎將也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大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師古曰監主墓送之事也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徒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如淳曰宗伯姓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竝聽。師古曰白令皆聽之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子。國絕。故莽封欽當奉其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產弟也。當上南大行為大夫人。文穎曰南名也大行官名也當上名狀于大行也鄧展曰當上南為大夫人恃莽姨母故耳為父立廟非也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為以孫繼祖也。自當為父祖父立廟。晉灼曰當是賞弟建之孫此言自當為其父及祖父建立廟也賞故國君。使大夫主其祭。如淳曰以賞故國君使大夫掌其祭事臣瓚曰當是支庶上繼太宗不得顧其外親也而欽見當母南為大夫人遂尊其父祖以續日磾不復為後賞而令大夫主賞祭事師古曰瓚說是也

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師古曰於朝庭中叱之也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術超擢侍幃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知聖朝以世有爲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迺者呂寬衛寶復造姦謀至于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后懲艾悼懼師古曰艾讀曰乂乂創也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爲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賞見嗣日磾後成爲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宗大宗不可以絕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言殿省中教當云云師古曰云云者多言也謂上所陳以孫繼祖也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爲父明立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秺侯當上母南爲大夫人失禮不敬莽白太后下四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師古曰即就也謁者召欽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爲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爲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遵封侯歷九卿位

不學亡術 亦難盡抹 共相業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于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于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師古曰仆頓也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于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師古曰湛讀曰沈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于晉師古曰霍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晉即河東光豈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前漢書卷之六十八 終

金城一本無

提一語作王腦下即從此

前漢書卷之六十九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金城充國自武帝時已爲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金城也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令音零同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

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文穎曰匈奴王也）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欲入為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

無平破羌成功足底在此一着

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也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

談四夷姓名情事如說家常話

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往三十餘歲）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

博望侯居匈奴中十九年而不得匈奴要領嘗平居漢而通知夷情如指掌有定用豪傑與貪功生事之人才畧不同如此

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爲姓耳變开爲井字之訛也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爲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

何不即遣充國行視諸羌

級于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仇怨不信其心而納鄉之鄉讀曰嚮）遂刼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師古曰浩音誥亹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于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師古曰隃讀曰遥）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挍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脊而夾水曰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召諸挍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

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
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
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
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
師古曰並猶俱也轉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卬以聞有詔將八校
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
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
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
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

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
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
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
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
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師古曰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
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鈦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
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
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
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

知羌事者莫如老趙

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産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師古曰亶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産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師古曰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産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

營平之策不信于漢廷者屢矣而究竟成功相國之賢宣帝之明也吾固[illegible]營平之功在漢無兩營平之遇千載一將矣

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揗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謂產畜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卽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頴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服虔曰婼音兒羌名也蘇林曰婼音兒遮反師古曰蘇音是也亡慮萬二千人師古

據勅書字字可信而充國堅守不移出人意表信定大疑決大計者非人傑不可

曰古慮大計也解在食貨志齋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岍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爲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克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言爲將之道受任

破盡開邊生事之謀推鋒陷敵之輩而一以養威持重不傷財不害民不損兵折將功成晏然而無後慮豈衛霍之輩可及哉

行兵于外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

上兵伐謀

評林本迫作追

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

評獨平作緣緣

策之了了談之亦了了

可

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千里、里更不會議）（自金城至長安往返）

克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罕羌於田畆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公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

孝宣以中國全盛之勢而用武賢之計未必無功然一勝而四夷不寧殺傷過多是又一衛霍故事也營平曰吾以死守之明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

主可爲忠言只此二語全活百萬生靈營平之功之人卽商周之佐何以加焉

是時臣主相信極矣

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
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
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糴
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
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
故敢爲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
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猝雖有知者不
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
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
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慎臣

每慮他夷

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
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師古曰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稈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
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爲明
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
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
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

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隍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畮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

營平將畧大類三代以上者在此數言

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艸師古曰薦稠艸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鄧展曰般音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

卽羌賊耳無豫于胡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爲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師古曰度音大各反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墯謂因寒瘃而墯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亾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于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

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吾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亾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兵亦不冗

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壍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挍聯不絕如淳曰播挍相連也師古曰此挍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之挍滅耳也周禮挍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挍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挍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挍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鬭具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必不示之以萬人令不可測多寡

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于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亶讀曰但即今同是師古曰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

瞻前顧後手握定算而多憂多慮恐誤一着

自罷敝師古曰罷讀曰疲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

破前言

相不敢言知兵真可謂大臣無技矣相臣亦何必知兵哉惟不知而大議定矣

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于是報克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克國屯

宣帝明決丙魏忠計營平僅得成功後世不顧國家大計往往忌邊臣之成功從中撓者可勝追悼

所見與龔隊王生大別

田處離散恐虜犯之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克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克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克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克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

管平處心積慮都是三代以上然有不宜于三代之後者此言是也

爲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第二義）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克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酉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

使酒尚不可況貪縱乎

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克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克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師古曰酗音兄務反師古曰即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克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師古曰閒宴時共語也）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如淳曰所爲行不可上意）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

此事不書本傳

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于首橐音丁各反又音託）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

雄

嗣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毋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曰伋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叶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罕开于鮮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屢字）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叶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召虎也〕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桓桓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郤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于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

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寢）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師古曰厭抑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

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爲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爲鮮明唯是爲奢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通爲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爲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

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讀如本字亦讀曰況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爲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師古曰郿扶風之縣也音媚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師古曰圍爲強弩將軍見蓺文志郁音於六反郅音質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前漢書卷之六十九 終

關脩齡校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